

昭通市戏剧艺术:

## 岁月沉淀中的传承与新生

通讯员 韩盛和 文/图



《早赞与半赶》剧照。

在中国戏剧艺术的浩瀚星空中,昭通市传统戏剧艺术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它既是历史的厚重积淀,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更是时代浪潮下的艺术坚守。

## 戏剧艺术生态:多元剧种共谱华章

据《昭通地区戏曲志》记载,昭通曾盛行端公戏(傩戏)、花灯、苗剧、滇剧、京剧、川剧六大传统剧种。按艺术形态划分,滇剧、川剧、京剧属古典戏曲剧种,花灯是民间小戏剧种,苗剧为少数民族剧种,端公戏则归于傩剧种。

在昭通2.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滇剧、花灯是汉族地方戏曲的代表;京剧、川剧作为外来剧种,带着别样的艺术魅力扎根于此;苗剧为云南少数民族剧种;端公戏则归于傩戏范畴。除苗剧于20世纪50年代在鲁甸县水磨镇被整理发掘外,其他剧种皆从外地传入。端公戏于明代初叶流入,清代中叶后流布全域;花灯于清代中期传入;川剧、滇剧于清末民初流入;京剧于20世纪40年代初传入昭通。

各剧种在昭通的发展历程各有千秋。端公戏初步传入时主要分布在镇雄、盐津、彝良、永善、大关等地,所唱声腔融合了川剧声腔、民间小曲和山歌,如今仍活跃在镇雄、大关、彝良、巧家、昭阳、永善等地。花灯于清道光末年传入,最初在巧家、威信、昭阳等地盛行;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花灯剧团和花灯队的组建,这一剧种在各县(市、区)广泛分布,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都颇为流行。苗剧所唱声腔取材于苗族古歌、情歌、山歌等,可惜的是,如今这一剧种已基本失传。滇剧于1917年传入昭阳、巧家等地,后扩散至镇雄、永善,到20世纪末仅在巧家流传。川剧于清同治末年活跃在彝良县牛街镇,后流布多个县(市、区),目前仅有“变脸”艺术偶尔亮相。京剧于1940年末随戏班迁徙传入昭通,抗战时期一度繁荣,到20世纪90年代仍有流传,如今仅有京剧票友零星表演。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昭通地区六大传统剧种命运各异。除根植于民间习俗的端公戏仍具活力外,京剧、川剧、滇剧因剧团解散和艺人逝去近乎绝迹;花灯随着专业院团解散而式微,虽有剧目复排,但与专业水准差距较大;苗剧因缺少剧目支撑,一直未能广泛流传。由此可见,传统戏剧的生存、发展与时代生活紧密相连,离不开专业院团和艺术人才的支撑,更需要扎根生活沃土,实现专业化传承与保护性开发利用。

## 发展状况:曲折前行中的坚守与创新

昭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东汉时期便盛行乐、舞。明清以来,随着汉族大量迁入,端公戏流布全域,花灯也逐渐风行。清末民初,川剧、滇剧传入昭通,呈现一时之盛。抗战时期,大批京剧艺人流徙至此,促成京剧艺术一度繁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昭通戏剧艺术在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踏上了改革发展的道路。

昭通端公戏历史悠久,迄今已有600

余年,是祭祀与戏曲演出紧密结合的特殊形式。其演出团体统称坛门,是农村民间半职业组织,坛门各有派系,传承方式以家传和师承为主。端公戏表演以木制面具及化妆区分人物,虽受戏曲艺术影响形成了一套表演行当体制,但表演艺术仍呈简单、粗犷、原始的状态,成熟的程式化动作较少。其唱腔素有“九版十三腔”之说,服饰与化妆则较为简陋。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有正坛戏、耍坛戏剧目200余个。

随着社会发展,端公戏的生存土壤日渐萎缩,民间坛班、收藏剧本和表演活动均有所减少。然而,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保护,濒危剧种(云南端公戏)公益性演出项目的落地实施,让一批经典剧目得以整理复排,传承人 also 得到保护和培养。2021年以来,昭通市各级院团和民间班社复排演出了43个剧目,对相关剧本开展数字化整理保存,并录制了经典复排剧目,形成了民间艺人与院团人员相互学习、交流共进的良好局面,有效促进了端公戏的挖掘保护和艺术提升。

20世纪50年代,昭通苗剧小戏发端于鲁甸县水磨镇。从诞生至今,仅上演过《早赞与半赶》(1959年)和《苦难的苗家》(1982年)两个剧目。用苗语、苗歌演绎的鲁甸苗剧深受本民族群众喜爱,但语言壁



《端公戏》剧照。

垒使其传播交流范围受限,加之缺少经典剧目支撑,难以成为独立范式的真正“剧种”。2025年,在云南艺术基金的扶持下,昭通市文化馆整理编排的《早赞与半赶》在市内开展10场公开演出,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让人们看到了重振苗剧的希望。

花灯于清代中期传入昭通后,主要分布在威信、巧家、昭阳等地。威信花灯在本地被称为“灯戏”或“灯会”,流布于旧城及附近乡镇;巧家花灯俗称老花灯、太平灯、盘龙灯,于清代中叶传入,民国以后遍及全县。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昭通多县纷纷组建花灯团、花灯队,花灯演出活动步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专业、业余剧团

(队)曾演出400余个剧目,其中现代戏剧目350余个,新编古代故事剧目50余个,传统剧目24个。如今,花灯剧团渐次解散,专业艺人大多离世,民间表演稀缺。但近年来,在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赛事的激励和发展文化演艺产业政策的推动下,市直、巧家剧团先后复排、创作并演出了一批优秀剧目,让花灯持续点亮昭通传统戏剧的天空。

滇剧曾流布于昭阳、巧家、镇雄等地,20世纪50年代成立有巧家县滇剧团,昭通市业余滇剧团,鼎盛时期拥有近400个剧目。川剧是外省较早流入昭通且流布最广的戏曲剧种,20世纪60年代初曾组建了多个川剧表演团体,最多时储备300余个剧目。20世纪40年代初,京剧随抗战迁徙的戏班及艺人进入昭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兴盛,剧目多达500余个,还培养了不少表演人才;直到21世纪初,昭通仍保留市京剧团建制;2008年撤销“两团一院”后,京剧在昭通正式退出表演舞台。如今,滇剧、川剧、京剧的专业院团均已解散,新组建的国有文艺院团多为歌舞剧表演团队,缺乏传统戏剧表演专业人才,经典剧本尘封沉寂,艺人流失严重,唯有老票友偶有零星表演。

此外,近年来,昭阳区文化馆创作的昭通唱书《割肝救母》《卧冰求鲤》《一日三朝》,以及水富市文化馆编排的戏曲《车灯》,在云南省传统戏剧曲艺会演中崭露头角,为民族民间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昭通市还先后创作并演出了话剧《生死倒计时》、音乐剧《那年红军到扎西》、庭院剧《壹根扁担》等现代剧目,为拓展戏剧表演空间、发展文化演艺产业进行了积极探索。

## 多方协同:共筑传承创新发展之路

要对昭通现存的端公戏、苗剧、唱书、车灯等传统戏剧及戏曲剧种,开展系统性的挖掘利用与传承保护。这些剧种宛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作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带着独特的生活气息与时代韵味,至今仍在群众的生活舞台上熠熠生辉,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昭通市已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中,相关部门从代表性项



目、传承人等方面开展系统性保护,推动相关小剧种的生存状态得到规划性保护,艺术呈现形式实现创新性传承,文化内涵、艺术形态、产品业态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2021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戏曲艺术保护工作,昭通端公戏作为濒危剧种(云南端公戏)公益性演出项目,获得250万元专项演出扶持资金。依托该资金,相关单位复排40余个经典剧目,开展500余场公开演出,举办45场端公戏艺术知识普及培训活动,吸引观众26万余人次,培训人员1万余人次。在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云南艺术基金、地方财政的多重扶持下,花灯剧《柯四先生》复排后在昭通古城庭院剧场驻场演出,苗剧小戏《早赞与半赶》时隔数十年重新编排上演,昭通唱书、车灯等一批传统戏曲也得以搬上舞台,地方小剧种重获生机。

无论是端公戏、苗剧,还是花灯、唱书、车灯,这些地方戏曲剧种在艺术表现形式、现存经典剧目、思想内容呈现等方面,都存在形式单一、内容粗糙、思想守旧、艺术凝滞等弊病。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新发展的原则,对剧种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影响力,力争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才能让昭通地方戏曲在戏剧艺术百花园中持续绽放光彩。

昭通市戏剧艺术在历史长河中历经沧桑,如今正站在传承与创新的关键节点。笔者相信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昭通戏剧艺术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增添绚丽色彩。

走进威信县旧城镇,站在精华山顶远眺,映入眼帘的是蜿蜒向西流淌的旧城河、河畔连片的稻田,以及山坡上青葱的杉林与翠竹,如同一幅生机盎然的水墨画。

旧城镇原名长官司,明嘉靖五年(1526年)为镇雄军民府安靖长官司驻地。清雍正六年(1728年),此地成为威信分州州判署驻地,设把总1名及士兵120名驻守。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设立长官司汛。民国二年(1913年),旧城镇属威信行政区第五区。民国十年(1921年),威信行政公署迁至扎西后,为与扎西新城区区分,更名为旧城。1961年设旧城区,1970年改为旧城公社,1981年复称旧城区,1988年正式设旧城镇至今。这里悠久的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富饶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旧城人。

## 藏于沟谷山湾的“鱼米之乡”

旧城镇下辖7个村,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也因此被称为“稻香小镇”。在二半山以下的区域,梯田连片分布,土壤肥沃,盛产水稻。其中松林村红壤土分布广泛,所产稻米曾一度作为贡米进献朝廷。如今,旧城米不仅畅销省内外,还出口国外。旧城镇森林资源丰富,享有“百里林海”之称,2025年统计数据显示,其森林覆盖率达58.3%。

一条蜿蜒的旧城河,东起天蓬村的天

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境。

除了苦坛沟,其余各处皆有小河蜿蜒流淌,或潺潺细语,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或轻快跳跃,似欢快的孩童嬉戏打闹。小河成了沟谷最灵动的音符,与林间的风声、鸟鸣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生机盎然的交响曲,让人沉醉其中。

若说沟谷藏着清润,那山湾便盛着饱满。

回龙村的唐家湾,旧城村的花秋湾、陈家湾、鲁家湾,还有马鞍村的牛拉湾,是秋日里最热闹的丰收乐园。花生从土里刨出,带着新鲜的泥香,剥开外壳,露出的果仁饱满圆润;山坡上的玉米秆迎风挺立,传递着丰收的喜悦,沉甸甸



旧城镇荷花池。

兴水库,流经天蓬村、文兴村、松林村、马鞍村、旧城村、回龙村、龙马村后,向西缓缓注入南广河。沿途河连着沟,沟靠着湾,旧城镇的灵秀,就全藏在那些沟与湾的褶皱里。

马鞍村的杨家沟、龙舞沟,松林村的木洞沟、郭家沟,回龙村的乌牙沟以及文兴村的花龙沟,地势平缓,良田连片,成为最先唤醒秋收季节的信使。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饱满的谷粒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微风拂过,金色的稻浪连绵起伏,醇厚的稻香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漫过沟谷,令人心旷神怡。

走进旧城村簸碾沟,回龙村的杨家沟、洞子沟与元木沟,又是另一番清凉爽致。清冽的泉水在沟底石缝间穿梭,撞击着圆润的鹅卵石,发出叮咚的悦耳声响,如珠落玉盘。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水面如碎金闪烁,伸手一摸,凉意便顺着指尖蔓延至全身,让人忍不住掬一捧泉水入口,尝一尝山涧的甘醇。那泉水带着山野的清冽与草木的清香,瞬间驱散了所有的燥热,只留下满口的清爽。

在松林村罐子沟,水库的一汪池水倒映着蓝天白云。游鱼成群,时而跃出水面,荡起一层层涟漪。坐在岸边,看云卷云舒,听水声潺潺,心也随之平静下来。旧城村的苦坛沟则是另一番丰饶景象:满枝的柑橘像一个个金黄色的灯笼,在绿叶间格外醒目,压得枝头微微低垂。偶有几只麻雀落在枝头,啄食着熟透了的果实。

马鞍村有个风岩沟,沟中的石洞宽敞幽深,冬暖夏凉,是旧城老百姓避暑休闲的好去处。

文兴村老支沟的林木更显幽深。古木参天,枝叶交错成荫,只有零星阳光能穿透浓绿,洒在铺满落叶的地面上,衬得沟谷越发静谧。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为这里增添了几分空灵,让人仿佛置身

的玉米棒子让人忍不住想伸手触摸那份踏实的厚重感。剥开外壳,一排排金黄饱满的玉米粒令农户喜笑颜开。

松林村的杉树湾,漫山遍野的烟叶翠绿欲滴,随风摇曳,散发着独特的烟草清香;天蓬村的板栗湾、肖家湾、雷家湾,文兴村的比翼湾,马鞍村的龙洞湾与旧城村的松树湾,把丰收的画卷铺展得越发壮阔;田里的水稻笑弯了腰,沉甸甸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点头,仿佛在向辛勤的农人致敬,金黄色的稻浪连绵翻滚,尽显丰收盛景;地里的蔬菜整齐排列,绿油油的菜叶挤挤挨挨,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山上的竹林连成一片绿海,风起时沙沙作响,像是在吟唱丰收的歌谣,那声音此起彼伏,悠扬动听。

稻香漫小镇,林海延百里。拥有众多沟谷山湾的旧城,藏着丰收,藏着清欢,更藏着最动人的乡土诗意!

## 旧城新貌,景韵芳芳

旧城镇不仅物产丰饶,景色也十分优美。“龙凤对犀牛”“磨盘对参口”“鸡心对奶头”“鱼跳龙塘头”等便是著名的“旧城老八景”。

“龙凤对犀牛”即精华山上的龙凤寺和与之相对的犀牛山;“磨盘对参口”即磨盘石和参口石;“鸡心对奶头”即松林的鸡心山和马鞍的奶头山;“鱼跳龙塘头”即鱼跳龙塘坝水库。随着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变迁,“旧城老八景”中的“鱼跳龙塘头”已成为上一辈人的记忆。

如今,红色文化教育基地长官司战斗烈士纪念碑、观音寺外翠竹簇拥的旧城古镇文化碑林、沙坝滩的猕猴桃园、旧城大桥旁的古镇遗迹树包门、文兴村的七彩稻田、回水沱的黄葛树与荷花池等新景观不断涌现,勾勒出旧城镇的新容颜,让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镇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威信县旧城镇。